

陳廣宏 侯榮川 編校

明人詩話要籍彙編

詩評卷

壹

復旦大學出版社

陳廣宏 侯榮川 編校

明人詩話要籍彙編

詩評卷

壹

復旦大學出版社

本冊總目

松石軒詩評一卷	(二三〇三)
談藝錄一卷	(二三三一)
吟窗小會一卷	(二三四三)
唐詩品一卷	(二三六三)
詩談一卷	(二三九九)
藝苑卮言八卷附錄四卷	(二四〇七)
詩家直說四卷	(二六三五)

朱奠培◇撰

松石軒詩評
一卷

陳廣宏
侯榮川

◎點校

觀詩錄序

詩之先，商、周、魯《頌》，正變、大小《雅》，二《南》、十三《國風》，莫知其多也。仲尼刪而存之，經者三百五篇，毛傳之，鄭箋之，唐孔穎達、王德韶、齊威疏之，於是六義既融，既暢矣。且研究詩人製作之旨趣，辭之樞紐關鍵於篇中，則文字之筋骨氣脉，經絡交會，肯綮約束，若大塊之氣、滄浪之流，升降鼓舞，涵泳會歸，爲雲雷風雨，爲川澤江海者，於是乎秩然可得見而幾無餘蘊。爲知言之要，其在茲乎！原夫情發於中，聲之成文者，莫不因乎自然，如此可得而名言者，豈曲爲之說歟？亦莫不本其自然而然之謂而已也。余嘗錄爲一小帙，文之作者，雖不必膠執於此，庶達其變者。由是以鎔以化，以規以範。左之右之，予之奪之，開之闔之，箝之抵之，剗削汎芻之，爲丹青以潤澤之。一弛一張，能圓能方，乃抑乃揚，乃或合或離，或步或馳，或險或夷，或正或奇，或兀然而若疑，或沛然而不羈，不違於時，而得乎宜。其常也，確乎毫髮不可移；其變也，若鞭霆躡漢而莫知其所之。則爲騷，爲漢，爲魏晉，爲南北、隋唐。用之邦國，上下鬼神，軍旅賓客，暨詠歌於風烟山水，葳蕤飛動，遊息視聽之間。以至彌綸乎天人性命、綱常仁義、道德誠明之極，則有不止於詩而已者，容不有所取正而後可乎哉？

松石軒懶仙序。時正統丙寅秋仲之朔也。

松石軒詩評

竹林懶仙 撰

叙曰

世異上皇，氣分中古，樸散爲器，淳澆其波。性不能常靜也，必有動而爲情者焉；情不能無聲也，必有言之成文者焉。蓋詩者，所以暢心源之匯美，摠鄴鄂之含章，陶寫性靈，發揮胸次。財成意軸，綜三體於葩機；煥擢詞鋒，鑄七情於藻範；釣槃魚鳥，徘徊掌握之間；驅駕風烟，鼓舞笙鏞之下。揄揚膏澤，嗟嘆山梁。物象由其否臧，氣序爲之舒慘；榮悴于焉潤色，哀樂以是垂文。著國風之盛衰，鳴人文之蠶浩，托聲華於絃素，標思致於管絃者也。原夫代質以文，遷驪而翰。玄王桓撥，其來后稷。《生民》以下，以《頌》；以《南》，以《風》；以《雅》，以小以大，以正以變。以之化，以之刺，以之正，以之美，以之閔，以之責，以之勸，以之傷，以之怨，以之誓，以之思，以之戒，以之疾，以之誘，以之憂，以之陳，以之燕，以之遣，以之勞，以之勤，以之報，以之樂，以之警，以之規，以之誨，以之悔，以之祀，以之告，以之祈，以之類，經籍攸載者，茲不更贅可已。

粵自帝華既竭，如天有《卿雲》之辭；廷鳳來儀，大知調《南風》之曲。載拜颺言，廣元首股肱之句；十旬弗返，陳雕牆峻宇之章。白馬來朝，弔遺墟於秀麥；緇帷興詠，嗟大野之賜磨。霸圖已蹶，拔山之感爰形；漢道既登，故鄉之篇聿構。厥後詩人，累代不乏。西京矯矯，猶白雪之希聲；東洛彬彬，殆芳蓀之間茁。一漢分於三國，兩晉以至八朝，則鄴中之唱爲高，江左之風屢變。才華鍾川岳而分，聲教逐風流以遠，矧復晷昧殊資，妍媸異祖。或賞鑒虛明，妙靈襟而絕俗；或見聞膚受，徇耳目以遺心。隨衆浮游，與時上下，洵唯習報乎天，寔亦居移乃氣。如此，則詩之變非可以一道而盡者，灼然矣！若賦秉有融，幾神無礙，集之不餒，養之弗害。室虛生白，宇泰發光，鳴萬竅於一吹，邁玄珠於赤水。不勉而中，從容而得，意在言外，神交象先。循之莫見其端，追之靡窮其迹，變化不測，妙用無方。出類孤騫，揚翹獨振，以至乎魄然無所求，翛然不去而不留，介然獨立而無與之儔，飄飄然將遙興高蹈，超氛埃而天游。匪仙才，詎易及於此？洎乎申抒驟給，章成斐然，泉湧毫芒，風生咳唾，涵蓄濔淪，首尾通徹，度越常品，語必驚人。又有用志疑神，旬煅月煉，研精刻意，弊景勞生，智殫木鷲，功深玉楮，搜冥探蹟，窮幽極遐，而圭角弗露，光澤在中，淹捷雖殊，成功則一也。寔偕佳製，上之次、次之上者歟！其有遜志敏求，洽聞強記，酣芳日富，飫旨年窮，綴腐魚篇，藤剝蟲刻。六經百氏，星羅於肺腑之間；玉彩珠英，雲集乎笑談之地。虞《鈔》、徐《記》，樵獵靡遺；《爾雅》、《埤蒼》，周旋罔暇。名崇武庫，業茂書林。

盈科以進，則沛然莫之禦；求之則得，而左右逢其原。弗尚新奇，率由典則，實勝於華，莊過乎逸，克慎爾話，言無所苟，斯冠冕老成君子之風也。開、天暨後，罕睹斯人。間或抱負羨盈，不拘纖細，墨無加點，筆下如飛。五言七步，惜子建之何遲；斗酒百篇，誣謫仙之奚有。天才藻蔚，自爲雲漢之章；心匠渾成，無待江山之助。追風虎脊，翦拂奚勞；蜚景龍鱗，揩磨可免。遂乃倚蒹葭於琅玕玉樹之間，鳴瓦缶於大呂天球之列，千慮一失，大醇小疵。譬猶狐腋之裘有闕，而補之以黃狗之皮，固可知其弗贍矣；蚌胎之貫未盈，乃間之以枯魚之目，豈不適足爲累焉？允精擇所不取也。又若安肆是程，草率成務，好莠紛出，《雅》、《鄭》並陳，謂瑕不掩瑜，恬莫之忌。苟理不愆，人言奚恤？作色使氣，耀俗驚常，窮蒐唯數字之成，遍覽蔑終篇之可。微幸萬一，默期神到。雖聲諸累黍，蓋牛鐸之偶然；賞涉殊庭，亦魚舟之誤會爾。甚則識見卑近，膺紳淺薄，羸乾鼠而爲璞，响涸轍以相濡，饕糟粕以自甘，搶枋榆而競和，肱篋爲富，服臧以騁，誘之掖之，夸之飾之，曷嘗獲彼精英？但是剽其陳腐，困蒙於潢汙泔坎之間，牽俗於步武尋墨之內。至有眼處生心，字中無思，全疏比興，專尚直陳，簡而不文，淡而可厭，方自以爲像杜甫之典刑，襲淵明之氣味，豈異蹄潦較濕於東溟，鄰媪效顰於西子？良可哂也，何足道之！此詩之所以爲詩者，大抵莫不本諸其人之氣質情思也。有氣質而後有情思焉，有情思而後有語句焉，有語句而後有聲響焉，有聲響而後有體裁焉，有體裁而後有風味、有氣骨神采焉。必正焉而不邪，雅焉而不

俗，清焉而不濁，夷焉而不險，奇焉而不俚，峻焉而不卑，深焉而不淺，遠焉而不近，健焉而不羸，暢焉而不滯，簡而無狹也，輕而無浮也，壯而無怒也，傷而無怨也，巧而無刻也，和而無媚也，變而無怪也，新而無鑿也，瞻而無繁也，華而無靡也，其宏裕焉而無侈也，其雋巍焉而無倨也，其逸休休焉而無肆也，其樂熙熙焉，愉愉焉而無蕩也，斯可謂之善矣。然備美者希，而弗純弗全，乍出乍入者，常十不下八九，則諸家製作之尤不易以等級次第之者，乃又若是哉！余逸老世間，養慵林下，弗交塵迹，却掃衡門。猶承不易之蛭，方鑿忘機之井，用拙爲長，歷時已久。初不知大塊何心也，賦此生以樗散不可雕之姿，玄載胡爲也，降余衷以頑鄙不善鳴之性。弱徒強學，耄更荒疏。丹青自淺，而識猶逾乎長康之癡；觴酌非才，乃口殆甚於子剛之吃。所事無堪，而發言深苦。索塗擿埴，莫資炳燭之光；竄句遊心，空費鏤冰之日。小什自嫌於猥瑣，長吟祇益其榛蕪。近體無映帶之功，古調有枯羸之恨。微加剗削，即墮平常；擬設青黃，便成刻繡。以陸平原之言責我，則庸音短韻寔繁；以沈東陽之格觀之，又上尾平頭不少。規模可謂迂闊矣，意思可謂局促矣，音韻可謂委靡弗振矣，神氣又可謂潦倒而未足觀也矣，舉凡無可得而比喻者矣。於是也，銷聲屏迹乎嘯詠泉石之鄉，鏘研韜毫於揮灑烟霞之境。游神物標，守一規中，意象俱遣，言詮不涉，得失齊指，青白兼冥。混彼此於大同，付精粗於勿辨，佩柱下數窮之訓，鳴昭文不鼓之瑟。孰曰不可乎？雖未之暇，亦豈不知無思無爲，《大易·繫》以稱神；夜氣足存，子

興美其得養。至人以恬愉爲務，道家以虛靜爲經。性命，講學之大端；辭章，知言之餘力。苟能絕待含光，解懸釋轡，收視返聽，無使營營，箕踞長松之陰，支頤塊石之上，仰聆幽鳥，俯鏡清池，其爲樂也，不亦多乎？夫何殘編斷簡，習氣難除，蒿目華顛，膏肓愈篤。寄適呻吟之藪，曲肱觚翰之場，儔詞客之流風，誦騷人之剩語，挹名家之薰馥，擷作者之菁華，載詠載歌，爰玩爰味。甄拔表表者爲評一卷，無非撥丹粉以徵姿，謝驪黃而索步，側管而窺文豹，染指以味函牛，雖得意於忘言，亦沿辭而達趣。昔司馬長卿《哀二世賦》，纔百二十餘言，而慧地嘗謂其辭溢；任彥昇《廣絕交論》，亶亶幾二千字，而文中又言其文約。張司空抱杖乎清渠，乃專華綺之稱；韋蘇州斷腸於高髻，而享清澹之譽。《書》別揚州，厥木惟喬；《詩》叙魏風，其民機巧。馬以武獸擅稱，牛以耕畜爲詁，抑且龍騰虎踞，交戟橫戈者，蓋分書之勢也。而論師宜官、韓擇木之迹者，則有鵬羽翩翩、芳洲萍葉之不同。蠅頭蠶尾、迴鸞舞袖者，非章草之狀乎？而譬皇象、索靖之意者，乃有龍螭伸盤、雪嶺冰河之相遠。虞永興行楷見重於千載，以其如君子臧器；班彥功大草不足於當時，則方之醉漢罵街。詳其覩縷，固未必皆然，而絜夫端概，則如斯而已矣。是皆越聲色以相精神，略毛髮而尋骨髓。於噩噩灑灑，見商周訓誥之情；於巍巍洋洋，喻山水絲桐之旨。擬諸形容於希夷恍惚之間，察其熾惡於曲直方圓之外，誠不徒然也。苟非清機朗鑒，達識警悟，而於彼眇視守隅、泥文執一者，烏可語耶？爲之大笑者，宜所不辭也。老圃區區，藝芳

之暇，強顏就緒，孟浪成編。無庸質鼻，聊揮斲聖之斤；罔契文心，漫跂雕龍之筆。于以品章丰致，水鑑聲猷，華袞《英靈》，簡旒《間氣》，豈不亦可爲吟邊之一清議、林下之一雅談乎？

漢高祖	漢武帝	蘇武	韋孟	張衡	趙壹	曹子建	劉楨	王粲	阮籍	左思	陶潛	
顏延年	謝朓	謝靈運	江淹	鮑照	王融	丘遲	沈約	范雲	陰鏗	何遜	徐陵	庾
信	張正見	虞世南	李百藥	陳叔達	楊師道	王勃	楊炯	盧照鄰	駱賓王	陳子昂		
王績	沈佺期	蘇頌	張說	蘇融	李乂	徐彥白	李嶠	鄭愔	杜審言	宋之問	東方虬	
李太白	杜甫	任華	儲光羲	韋毋潛	賈至	劉昫	王維	孟浩然	岑參	高適	崔	
顥	陶翰	盧象	常建	王昌齡	賀蘭進明	祖詠	崔國輔	劉文房	韓愈	韋應物	柳宗	
元	李頎	皇甫冉	皇甫曾	錢起	戎昱	盧綸	暢當	李涉	鮑防	鮑溶	項斯	雍陶
姚鵠	章碣	李郢	耿湣	韓翃	戴叔倫	李嘉佑	郎士元	白居易	元稹	孟郊	賈島	
盧仝	劉叉	許渾	姚合	溫庭筠	李商隱	劉禹錫	顧況	武元衡	李賀	包佶	包何	
李益	張祜	嚴維	司空曙	牛勣	李群玉	李端	張籍	王建	司空圖	于鵠	馬戴	喻
鳧	張蠟	于武陵	朱慶餘	趙嘏	鄭谷	于濬	譚用之	韓渥	秦韜玉	李咸用	羅鄴	
陸龜蒙	劉駕	李遠	劉得仁	林寬	邵謁	陳陶	唐末人	衲僧	羽流	女人	宋人	金

人 元人

其評曰

漢高祖、武帝之作，則星漢回天，苞符出水，自然成章者也。又如上棟下宇，易櫓營之制而締構之，蓋取諸大、壯於後世者乎！

蘇武之作，稱爲高古，非清廟之瑟，朱絲疏豁，一唱三和，更無可喻之。

韋孟四言，誹而不亂，《小雅》之流風也。

張衡《四愁》，遙衷耿慕，猶《風》、《騷》之遺韻也。

趙壹《傷彼時》二首，載於史傳，詩家之賈誼乎！

曹子建之作，亦正亦變，駸駸乎《大雅》之製焉。

劉楨之作，朗潤清越，如拏金考石，故宜稱於建安也。

王粲之作，如梗枿杞梓，輪囷離奇，夫豈細材哉？

阮籍之作，如剡溪雪夜，孤楫沿流，乘興而來，興盡而已。

左思之作，如丹厓翠巘，金泉乳壑，晶熒璀璨，光景可挹。

陶潛之作，如清瀾白鳥，長林麋鹿，雖弗嬰籠絡，可與其潔。而隱顯未齊，厭欣猶滯，直適乎

此而不能隘乎彼者邪？

顏延年之作，如般般之獸，白質黑章，眈眈穆穆，君子之態。

謝朓之作，如西山清曉，霏藍翕黛之中，時有爽氣。

謝靈運之作，森蔚璀璨，而鋪叙紛縟處，似《急就篇》。

江淹清婉秀麗，才思有餘。《雜擬》之作，如季札聘魯，四代之樂，並歌于庭，非天下之至聰，其孰能喻？

鮑照之作，如珊瑚琅玕、木難火齊，弗資鏤琢，而自足偉觀。至乃詩家以太白方其俊逸，豈小小哉？

王融之作，《遊仙》云：「獻歲和風起，日出東南隅。鳳旂亂烟道，龍駕溢雲區。結賞自員嶠，移讌乃方壺。金巵浮水翠，玉罍挹泉珠。徒用霜露改，終然天地俱。」又：「命駕瑤池隈，過息嬴女臺。長袖何靡靡，簫管清且哀。璧門涼月舉，珠殿秋風迴。青鳥驚高羽，王母停玉杯。舉手暫爲別，千年將復來。」又：「湘沅有蘭芷，汨吾欲南征。遺珮出長浦，舉袂望增城。朱霞拂綺樹，白雲照金楹。五芝多秀色，八桂常冬榮。弭節且夷與，參差聞鳳笙。」如金莖百尺仙掌銅盤，集沆瀣於中天，倚清寒而獨矯也。

丘遲之作，如琪樹玲瓏，金芝布濩，九霄春露，三島秋雲。

沈約、范雲之作，如閭闔疏鍾，建章清漏，不棘不舒，有節有度。

陰鏗之作，體用兼優，神采融澈，辭精意切，名之弗滔也。

何遜之作，不費氣力，如庖丁解牛，成於駢然。

徐陵之作，如魚油龍鬚，列堞明霞，輝燿丰茸，文采溢目。非頓載之室，詎得見此！

庾信之作，如玉臺九成，瓊樓數仞，規模崇麗，氣象清新。《步虛》諸什，並懸絕塵境。

張正見之作，如春旛綵勝，金翠熠燿，聯以珠璣，緯繡纖麗，剪裁鋪綴，似非丈夫所爲。

虞世南之作，如高山欄具，蒼佩華纓，廊廟之容也。李百藥、陳叔達、楊師道，實可與分庭抗禮者焉。

王勃之作，如師襄調樂，八音繁會，洋洋盈耳，畢無一句鄭、衛之聲。

楊炯之作，如衛仗駢屬，林林秩秩，咸有由來，非苟爲美觀而已。

盧照鄰之作，如小山叢桂，偃蹇窅窅，散鄂如雨，空香滿風。

駱賓王之作，如武庫蘭錡，五兵林立，交芒翕焰，倩洌陸離，非千鈞百煉，名材擇產，弗置其間。

陳子昂之作，語意圓活，風儀蕭散，超然獨詣，不循前軌。俾製作一變，而爲盛唐，乃與盧照鄰並驅之，而不知孰先孰後也。

王績之作，如鴻蒙跼蹐，雀躍而遊，解心釋神，付之自然，不物於物而適乎無適者也。

沈佺期、蘇頌之作，如文韞華轂，如輕如軒，簞莠繁纓，鏤膺鏤鞞，鸞聲鏘鏘，六轡如濡，掉鞅交衢，綽有餘暇。張說、蘇融、李乂、徐彥伯、李矯、鄭愔，皆爲可與折尺揚鑣者焉。

杜審言之作，如黼純越席，雕弧象珥，質焉而有容，飾焉而弗侈者也。

宋之問之作，興物摠情，藻思清健。第充詘隕穫之貌，未克忘言，亦可鄙哉！

東方虬《龍門》之作，如魯門海鳥，非不知無歸昌鳴世之音，而鍾鼓饗之，亦唯誇耀而已。

李太白之作，如仙鄉洞府，瑤壇碧宇，秀林高竹，清泉白石，疏花密草，素雲丹氣，爽籟晴光，絕無塵俗紛淆之翳。望之毛骨冷然，心目俱瑩，有褰裳拂袖、梯虹御氣、拔埃滓、挾扶搖、冥升蜚遁、憑凌六幕、俯睇八埏之意。賀老言其謫仙，廷禮品爲正宗，豈徒爾哉！千古詩家，一人而已。

杜甫之作，如滄溟際空，汪洋浩瀚，鯨奔鰲抃，蠓山蜃屋，天吳吉良，倭檣蜺旆，文犀珠蚌，無所不在，偉觀巨麗，莫與之京。至若鳬鷺鷗鷺，蝦鰻魴鮪，亦往往而出沒乎其間。然時亦有可怪者，而不善擇者，乃兼收并拾，鼃鰲贏鷖、青綸墨袋，類以爲盛飾奇羞焉。廷禮《唐詩品彙》及楊仲弘《唐音》，咸稱之爲大家云。

任華之作，如疾雷轡空，長風蹴浪，飛電杳影，重雲滿盈，倏開旋闔，一朗一晦，凜耳疊目，吁可怪也。又如鸞驂虬駟，軌迹不凡，上下周流，無勞銜策。其《懷素歌》云：「吾常好奇，古來草

聖無不知，豈不知右軍與獻之？雖有壯麗之骨，恨無狂逸之姿。中間張長史，獨放蕩而不羈。以顛爲名，傾動於當時。張老顛，殊不顛於懷素顛。懷素顛，乃是顛。人謂爾從江南來，我謂爾從天上來。負顛狂之墨妙，有顛狂之逸才。誰不造素屏，誰不塗粉壁？粉壁搖晴光，素屏凝曉霜。待君揮灑兮不可彌忘。駿馬迎來坐中堂，金盆盛酒竹葉香。十杯五杯不解起，百杯已後纔顛狂。一顛一狂多意氣，大叫一聲起攘臂。揮毫倏忽千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翕若長鯨撥刺動海島，歛若長蛇戍律透深草。回環繚繞相拘連，千變萬化在眼前。飄風驟雨相擊射，速祿颯拉動檐隙。擲華岳巨石以爲點，掣衡山陣雲以爲畫。更有何處最可憐？裊裊枯藤萬枝懸，拂秋水兮映秋天。或如絲，或如髮，風吹欲絕又不絕。鋒芒利如歐冶劍，勁直渾是并州鐵。時復枯燥何離離，忽覺陰山突兀橫翠微。中有古松錯落一萬丈，倒掛絕壁蹙枯枝。千魑魅兮萬魍魎，欲出不可何閃尸。又如瀚海日暮愁陰濃，忽晴躍出千黑龍。天矯偃蹇，亂入乎蒼穹。飛砂走石滿窮塞，萬里颼颼西北風。狂僧有絕藝，非數仞高牆不足以逞其筆勢。或逢花箋與絹素，凝神執筆守恒度。別有筋骨多情趣，霏霏微微點春露。三秋月照丹鳳樓，二月花開上林樹。」又《寄李白歌》云：「有時白日忽欲睡，覺之不覺起攘臂。任生知有君，君還知有任生未？」蓋《雪車》、《冰柱》之祖鞭也。

儲光義之作，如康衢老叟，厖眉黃髮，梨顏鮐背，飲鑿食耕，自足懷抱。